

2016年3月9日 星期三

动物园作为北京第一个公园，它的创想体现晚清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。  
作为新兴公园的代表，而非单纯的动物园为大众所接受。  
清末民初，成为文人、知识分子偏爱的新型社交场所。

# 晚清动物园初建趣史

慈禧 我们也要办一个“万牲园”

## 动物园热并非个案 伴随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

1906年10月13日，清初开国“五大臣”之中的端方、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，上折奏陈欧美各国“导民善法”，曰图书馆、博物院、万牲园、公园四事。在“万牲园”条下具体陈述道：

各国又有名博物院、水族院者，多畜鸟兽鱼鳖之属，奇形诡状，并育兼收，乃至狮虎之伦，鲸鳄之族，亦复在园在沼，共见共闻，不图多识其名，且能徐驯其性。德国则置诸城市，为娱乐之区，奥国则阑入禁中，一听鸟莞之往，此其足以导民者也。

端方、戴鸿慈所谓的“万牲园”或“动物园”，即英文的 Zoological Garden，是19世纪新兴的发明。19世纪初，动物园从早期欧洲皇室贵族花园附属的兽馆中独立出来，由伦敦摄政公园率先建造，随之风靡欧洲。动物园热并非孤立的个案，而是伴随

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，为整个欧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，它与19世纪兴建剧院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大学、商会、交易所、公园的热潮是一体的。尤其动物园隶属于公园的脉络，公园以及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都被视作“都市之肺”，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。

19世纪后半叶，以巴黎植物园（内设动物园）为代表，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，开始肩负中下层阶级休闲娱乐、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。动物园被视为“一个城市必须要提供的最有特色的文化标志”。

晚清中国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，因此，端方等人将动物园与图书馆、博物院、公园并置，视其为“导民善法”，颇得

当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。端方还于出访的过程中选购了不少动物，为筹办万牲园奠定了基础。据1907年《大公报》记载，端方在外洋养兽园选购各种禽兽共计五十九笼运送回京。除此之外，清廷亦敕令各省上供特产的动物，慈禧及一些高官也向动物园赠送了自己的收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筹建动物园与一般公园不同，购置珍稀动物尤其是跨洋海运的费用相当惊人，即使在西方，也唯有帝国的力量才能支持，而清廷以强大的财力保证了万牲园的创立。清廷对万牲园十分重视，早在观看德国汉堡动物园的马戏团表演时，慈禧即口谕：“我们也要办一个‘万牲园’”。筹建过程中，慈禧和光绪帝曾召见农工商部官员询问情况，慈禧甚至亲自为动物园选取各种动物种类，并将自己钟爱的小猴贡献出来。



## 一项令人称赞的成就

传统国人缺乏休闲的概念，更缺乏从西方看来“现代”、“卫生”的休闲方式，直到1914年《市政通告》为开办中央公园做宣传还谈到：“现在星期休息，中国已然通行，但是通都大邑，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，因而闹得多数男子，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。”万牲园实际上开启了北京公园养成现代休闲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先机。当时的外国媒体敏锐觉察并高度评价了这一新变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在报导晚清北京的市政革新时，每每以万牲园为一重要标志。

如其1908年9月29日发表通讯《新北京》，谈到北京在20世纪初的剧变，列举铁路、学校、警察、新式街道、排水沟、电灯、绿化等一系列新发明，而其中“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开放的万牲园，它体现了社会和教育改革的水准，每天男女参观者络绎不绝。这纯粹是中国人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，所有的市民都为之自豪。这些是过去十年来工作的成就。对于了解旧北京的人来说，这是一项令人称赞和大有希望的成就。”

1909年1月4日《泰晤士报》刊登《中国及其内部事务》，再次谈到“帝国的各大城市几乎都进行着市政建设，规模各异，而在北京，这变化最为显著”，其中就包括“设计精美的万牲园，即使是中国的官员也很乐意携妻儿前往参观”。

不过实际上，由于经费和品位的限制，万牲园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士绅精英阶层。中国的传统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园林雅集交游的悠久传统，中西合璧、尤其带有皇室印记的万牲园，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续园林的记忆，养成在公园交游的新生活方式，尤其是在公园茶座和餐厅休憩的习惯。

这些休闲空间对于士大夫为主体的游人而言，魅力并不亚于动植物园中的飞禽走兽或奇花异草。如《万生园百咏·海棠亭》即描摹游客在牡丹亭品茗的乐趣：“亭圆式比海棠花，深下珠帘静品茶。隔着晶窗数游客，红男绿女灿云霞。”特别是园中引进咖啡馆、西餐厅这类对于晚清国人而言耳目一新的新事物，在清末的帝都可谓开风气之先。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，或者上番菜馆吃一顿西餐，在当时均属最上流的时髦。

《万生园百咏》对此也尽力渲染，可从窥见晚清士大夫对于咖啡馆、西餐厅等舶来品是如何认知和接受的。如咏“西洋茶馆”即咖啡馆云：“照人粉壁白于霜，几案杯壶净且光。一盞喝飞（《字典》无“咖啡”二字）消宿食，胜游疑到大西洋。”“喝飞”二字以充满异域风味的新名词入诗，已觉新奇；而一杯咖啡下肚，更恍然令人有置身海外之感。诗人咏设有番菜馆的“来远楼”亦表达了同样的感受：“更上层楼倚碧窗，满盘番菜酒盈缸。新鲜肴饌清虚府，宴客犹疑在海邦。”这倒不是诗人夸大其词，晚清士大夫正是通过喝咖啡、吃西餐这些带有仪式感的体验，以消费与领略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异域风情。

## 官方创建的初衷“冀于游观之中，兼寓研究之意”

在清政府的考虑中，开办万牲园隶属于农事试验场的脉络。根据《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章程》，试验场的设立是为了“研究农业中一切新旧旧法”，因此，“为开通风气、改良农事起见，特于场内附设博览园以便公众游览，得考察试验之成绩，发起农事之观念；并于博览园内设动物园、博物馆，藉以开通智识及供学理之参考”。由此可见，万牲园是包含在博览园的理路中，官方创建的初衷是“冀于游观之中，兼寓研究之意”。广义的万牲园（或称万生园、三贝子花园）实际也包括博览园至整个农事试验场。对于万牲园的形象和设计，体现了晚清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。

1907年7月19日，万牲园正式对外开放，内设动物园、植物园、蚕桑馆、博物馆、各式东西洋建筑、茶馆、餐厅、照相馆等，当时的报纸赞叹为“博大富丽，包罗万象，为北京三百年来，中华二十一省，所没有见过的。”根据时人的游记，当时动物园中展出的动物计有四十多种。待民国成立后，又略添了一些动物，如参与辛亥革命的追风马，西班牙产的绵羊、孔雀等，但更多的是由于经费支绌，管理不善，导致园中一些代表性的珍贵动物如八蹄马、五腿牛、蓝面猴和老虎的死亡。植物园是一带玻璃温室，东西各十间，分类种植本国及异国的植物，中央过道两旁陈列着美

丽的花草盆栽。

除了动植物园外，万牲园中还设有多处茶座及餐厅，中西洋风格兼备，供游客休憩吸茗。如飏风堂是临池而筑的五开间冰梅窗玻璃大房，有极宽大的长廊，廊下有极大的院子，皆设茶座，院外沿莲花池也遍设茶座，可在此观荷品茗，风景绝佳。

园中还设有镜真照相馆，是一座三开间的大楼，馆内陈设十分华美，布景和光线都很好。而且其最特别之处在于，不仅可以在室内取景，园中景色亦到处可取景，因此被时人誉为“北京第一照相胜境”。照相馆且出售“博览园二十四景”供游人留念，价格不菲，颇具商业意识。

## 万牲园的创立吸引了舆论的强烈关注

整个万牲园内服务设施十分齐备，除了茶社、餐厅、照相馆外，亦备有肩舆、人力车和游船（分普通游船和苏氏灯船两种）等，以为游人提供方便。从万牲园的布置可以看出，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动物园，而俨然为一综合性公园。除了异域风情的动物给游人带来新奇的感官刺激外，植物园的香花异草也渲染出一种花园的氛围。此外，园中还有意识地营造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景致，尤其是多元风格的建筑，并引入各种休闲娱乐设施等，遂蔚为奇观。因此，无论是创设者的初衷，还是大众舆论的反馈，都更多地将万牲园作为北京新兴公园的代表，而非单纯的动物园来期待或者接受的。

“公园”的概念，大约与动物园同一时期，即19世纪中期一并进入晚

清国人视野，最初都是见诸士大夫出访欧美的游记。1900年前后，京城报刊上多见对于“公园”的宣传，强调公园作为现代市政的核心要素，具有文明开化的功能。1906年，端方、戴鸿慈奏请开办“导民善法”，将公园与万牲园并举，提倡在北京率先设立，渐普及全国。因此，万牲园的创立吸引了舆论的强烈关注。如《顺天时报》从万牲园动议之初到开放之后，连续刊发一系列文章，称许其为北京“公家花园”的起点，呼吁在北京创设更多的公园，乃至推行全国。至民初人撰《本国新游记》，亦于“农事试验场”一章结尾处总结：“余于是场，窃有不可解者。谓其为万牲园，则动物亦未充也。谓其为花园，则又杂他种性质于其间。无已，则名之曰公园，

较为适当。”可见，虽然端方、戴鸿慈上奏时将万牲园、公园分而论之，而在当时人看来，则合二为一，普遍将万牲园视作翘首以盼的公园的先声，承担了公园的功能。

此前，北京缺乏合乎现代公园性质的公共空间，万牲园的出现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新兴的娱乐场所甚至休闲方式。当时的北京竹枝词记录了京城民众游园的盛况：“全球生产萃来繁，动物精神植物蓄。饮食舟车无不备，游人争看万生园。”



整理于《北京青年报》